

铁笏尚书

八十翁正笔题 壬午年冬月

李果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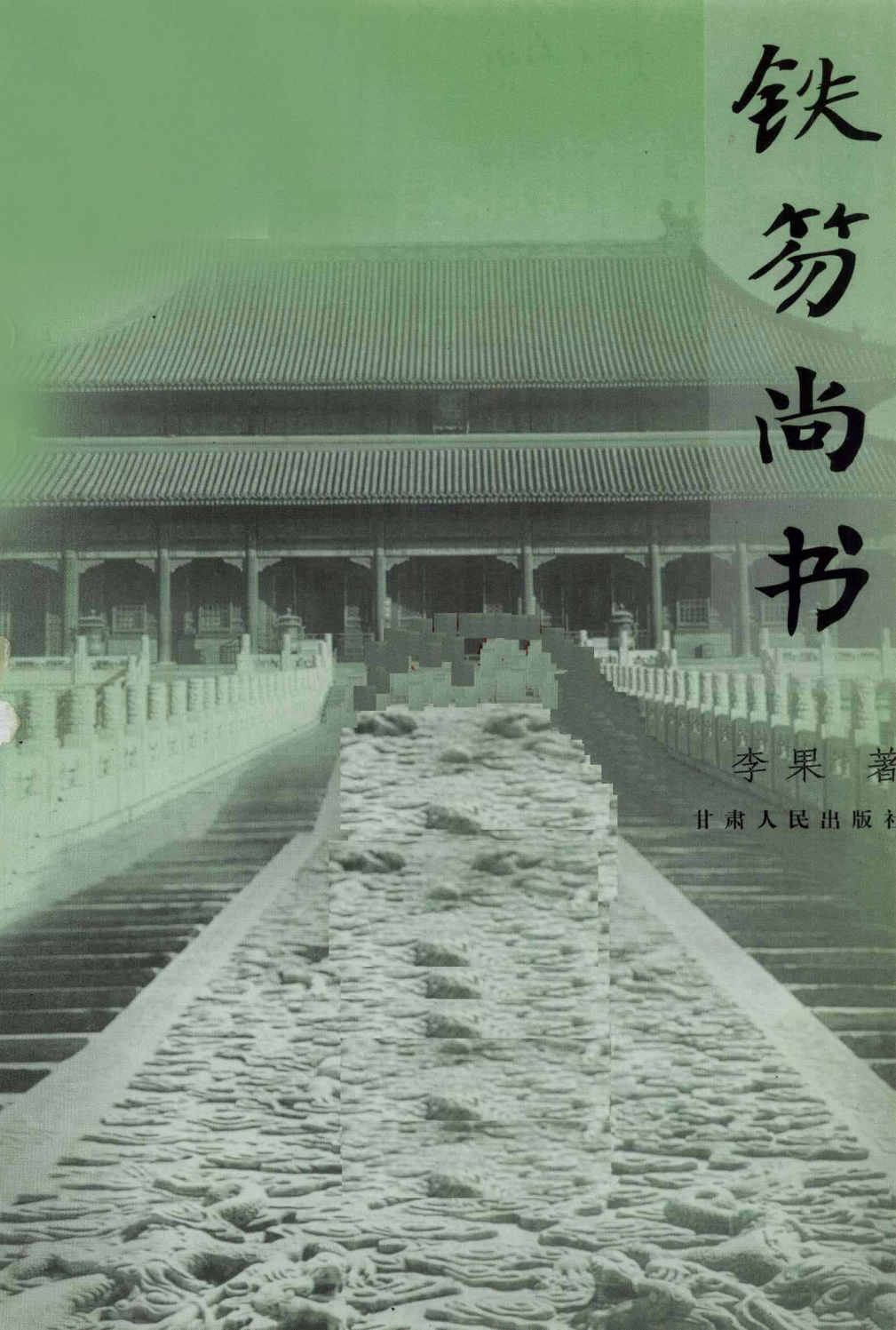
甘肃人民出版社



铁笏尚书

李果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铁笏尚书/李果著.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2
ISBN 7-226-02710-0

I. 铁...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8635 号

责任编辑:张旭东

封面设计:朱 珠

铁笏尚书

李 果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甘肃乌金煤田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25 插页 2 字数 300 千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7-226-02710-0/I·610 定价:24.00 元



李果，生于1947年。甘肃灵台人。1980年起从事编辑工作至今；任编辑室副主任，副编审，为甘肃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员等。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表散文、小说、杂文、论文等200余篇；出版图书《马占鳌传奇》（第一作者，敦煌文艺出版社）、《长寿箴言》（甘肃人民出版社）、《启世箴言》（第一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及《老年学辞典》（主编之一）、《老年学基础》（主编之一）、《中国养生文献全书》（执行副主编。均为甘肃人民出版社）等10余种。

提

要

明朝宣德十年(公元 1435 年),宣宗驾崩,当时刚九岁的太子朱祁镇即帝位,改元正统。是为英宗。英宗宠信太监王振。王振擅政弄权,排斥忠良,搞得国事日非,民怨鼎沸。正统十四年(公元 1449 年),蒙古瓦剌进犯北边,英宗在王振的操纵之下亲率五十万大军御驾北征。土木堡一役,明军全军覆没,英宗被瓦剌俘虏。一个多月之后奉旨监国的英宗之弟郕王朱祁钰即帝位,改元景泰。史称代宗。甘肃籍大臣王竑就是在这个时候踏上仕途的。他忠直刚正,忧国爱民,先是率众臣捶死王振党徒马顺,血渍廷陛,遂有“铁笏公”之美称;又统军京畿拒敌,威镇雄关;接着巡抚徐淮,惩办贪官,擅开国仓,赈灾救民,赢得了朝野一片赞誉之声。

代宗即位后期荒淫无度,病入膏肓,又废掉了已经嗣立三年的英宗之子朱见深的太子名号,改立己子朱见济为太子。景泰八年(公元 1457 年),石亨、曹吉祥、徐有贞发动“夺门之变”,扶持英宗复辟再坐皇位,于谦等臣被杀,王竑被罢官遣送回河州老家。其后,石亨之侄石彪私占秀女事发,祸及石亨,死罪难赦;曹吉祥父子谋反被诛,王竑方才复出。王竑在征讨李来中巧用计谋,平息了事端;继而任兵部尚书,整肃京营,贬黜庸员污吏,因此而得罪权臣李贤,愤而辞官还乡……

目

录

第一章	贤后扶君	(1)
第二章	“三杨”辅政	(20)
第三章	竖宦弄权	(39)
第四章	御驾北征	(58)
第五章	土木之变	(76)
第六章	血渍廷陛	(94)
第七章	代宗即位	(111)
第八章	京畿拒敌	(129)
第九章	一叶知秋	(149)
第十章	立储风波	(168)
第十一章	天灾人祸	(184)
第十二章	淮安惩贪	(201)
第十三章	徐州放粮	(217)
第十四章	英宗复辟	(234)
第十五章	风云突变	(252)
第十六章	沙尽金出	(271)
第十七章	征讨李来	(291)
第十八章	宪宗即位	(308)
第十九章	权臣结怨	(327)
第二十章	尚书任上	(344)
第二十一章	辞官归里	(361)
跋		(381)

第一章 贤后扶君

明朝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正月的一天,陕西临洮府所属河州一带天降大雪,天和地几乎连成了白茫茫的一片。大夏河宛如一条白色的巨龙,蜿蜒东去。桥头王家村前的河滩上积雪足有半尺多厚。

小晌午时分,雪霁日出,冰河上来来往往的人渐渐多了起来。这时,有两位被大雪所阻不得不滞留在邻近村子里的商贾打扮的人也从冰河上向对岸走去。走在前面的那一位二十多岁年纪,肩上搭着褡裢,手里牵着他们的坐骑,另一位四十岁左右,像是掌柜模样,手提小包袱,跟在后面。

突然,只听“喀嚓”一声巨响,冰面裂塌,眼看着前面那位后生落入水中。

“河冰裂塌了!”

“有人落水了!”

“快来救人啊!”

人们呼喊着重朝那后生落水的地方奔了过来。幸好那后生手中的马缰绳在手腕上绕了几圈,才不至于被河水冲走,可他的浑身已是湿淋淋的,冻得连嘴唇都变成了白色,最要命的是他肩上的褡裢已经无影无踪。

众人七手八脚地将那后生朝冰面上拉扯,可那后生挣扎着就是不肯上来,不住声地喊道:

“我的褡裢!我的金子!”

这时,一位白发童颜的老者走上前来,对那位被众人强行拉上

冰面的后生和那位中年人道：

“二位不必惊慌，老夫即便令人打捞褡裢。舍下离此不远，二位还是先到舍下换身干衣，再作计较。孙儿，快将这位后生背到家里去！”

先前就帮着救人的一位后生应了一声，撩起棉袍，将袍角塞在腰带里，背起那后生，“蹬、蹬、蹬”，大步流星地去了。

老者的家是一座独门小院。坐北向南有房四五间，东西两厢亦有房。院里植有花草。隆冬时节，只有翠竹现出墨绿色。

那掌柜和后生在老者家里屋换了衣服，又喝了一碗热姜汤，这才来到外间，向老者施礼，答谢搭救之恩。

“恭请老人家赐下尊姓大名，以图后报。”

老者还礼已毕，捋须笑道：“区区小事，何足挂齿。老夫姓王，名俊卿。”又指着方才背那后生的后生道：“此乃吾孙王竑，字公度。别看他身体魁伟、动作敏捷，他还是吾州考试第一的秀才哩！”

“失敬！失敬！”那掌柜和后生又与王竑见礼。

宾主坐定，王竑问道：“敢问客人尊姓大名？缘何到此？”

那掌柜答道：“在下姓高名远，京中人氏。专程来此收购药材。不料遭此大祸！”

正在这时，屋外传来了嘈杂声。转眼间，一伙人走了进来。其中一位中年人捧着湿淋淋的褡裢，连声道：

“客人速速解开褡裢，看看有无短少！”

“不少！不少！”那掌柜朝着众人纳头就拜。拜罢，连忙解开褡裢，取出八锭金元宝，分为两份，将其中一份高举过头，献到老者面前，道：“吾褡裢中有金元宝一十二锭，共计六百两。四锭送那位大哥。这四锭请老人家笑纳！”

老者哈哈大笑，指着那中年人道：“这是王竑之父王佐。”说着，又对王佐道：“快快准备酒菜，为客人压惊！”

老者说罢，将桌上的八锭金元宝仍旧装入褡裢中，系好，一再

叮嘱道：“老夫要这金元宝无用。客人今后凡事小心！”

那掌柜感动得眼泪直流，连声道谢，道：“吾收购药材，专为救人。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果然还报不爽，今日幸被老人家一家所救。在下恭祝老人家长寿！祝令子万事如意！更祝令孙来日金榜题名！高中魁首！时下京城里疫病流行，连皇上都难幸免，吾前日在临洮府闻知，十多天以前，宣德皇帝已经驾崩了！”

.....

宣德皇帝驾崩，使太后张氏又一次经受了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十多年以前，当她主政后宫，作为仁宗皇帝皇后，正欲显露她的贤能与淑德的时候，在位仅两年的仁宗皇帝竟然突发疾病，不治而亡。幸好太子，也就是刚刚驾崩的宣宗皇帝当时已经 28 岁，而且在其祖父成祖皇帝和其父仁宗皇帝手执口授般的教诲之下，早早参预朝政，处理军机大事，熟悉典章制度和祖宗成法，即位后任贤爱民，涵濡休养，使国家出现了可与汉文、景比隆的“盛世”，不像今天的东宫太子朱祁镇，这时刚刚九岁，究竟如何执掌朝政呢？

无情的流华岁月在这位 50 多岁的太后额头上留下了层层刻痕，几番夫死子亡的巨大伤痛却使她在悲痛与责任的交织碾压之下铸造出了刚毅、沉着、坚不可摧的品格，而鬓角边的根根白发恰是她历经世事沧桑，饱览政事废兴、人间沉浮的见证。

皇儿仙逝，皇太孙年幼，老天爷几乎是将偌大一个国家、政务万机统统丢给了她这个妇道人家。几天来，立君之事搅得她茶饭不思、彻夜难眠，她前思后想，左右为难，举棋不定。她感到自己迫切需要找几位信得过的人商议。但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哪个又能与她同心、替她分忧？她真正体会到了孤掌难鸣的滋味，真正感受到了肩头担子的沉重！

此时，张太后斜倚在乾清宫正殿的坐榻之上，丹墀下面或坐或立的是发丧结束后陆续前来探视她的几朝王爷和国戚们。施礼已

毕，张太后突然心生一念，心想：“何不乘此机会同他们商议此事？”于是，她强打精神，与他们谈论了起来。

张太后道：“这十几日来，诸位王爷、国戚多有操劳，哀家铭感五内。但是眼下还有一件更大更要紧的事情要与各位王爷、国戚商议。”

众人齐声道：“请皇太后明示。”

“哀家不说各位皇亲国戚也能猜得到。”张太后环视了一下所有的人，道：“就是立君之事。皇儿临终之前留下遗诏，诏令皇太孙祁镇嗣位。这几日之所以留存未宣，原因就是皇太孙年纪尚小，一时尚未想出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各位官居高位，食君俸禄，理应为国分忧，遇到此等事不可不尽其责，何况今日在这里的全是自家人，有什么主意，有什么话，不论官职高低，不分辈分大小，但说无妨。”

众人道：“谨遵懿旨。”

一位前朝王爷应命立起身来道：“启禀皇太后，臣弟闻古人云：‘国不可一日无君。’现今皇侄驾崩，皇太孙幼冲，而国事艰险。皇太孙虽然天资聪颖，但涉世日短，阅历浅肤，恐难以独掌朝政。这是一。其二，皇太后阅历五朝政事，熟谙朝纲典章、祖宗法制，昔日曾辅佐仁宗、宣宗理政，才智超凡，政绩斐然，上下归心，况且圣体康健，精力充盈。臣恳请皇太后为天下计，挽狂澜于既倒，砥中流为柱石，垂帘问政于朝堂……”

张太后不等这位王爷说完，就连连摆手打断了他的话，“不可！不可！数日前有一内侍亦进此言，被哀家严词斥退。想昔日李唐之朝曾有武氏天后，每遇天子视朝，其垂帘于御座之后，大小政务，皆与闻之。继而改唐为周，篡国称帝，留下了千古骂名，实为女流中之败类！为我辈所不齿！王爷重提此事，莫非劝哀家学武氏不成？”

这位与张太后同样辈分的先朝王爷听了张太后这番话满面羞

愧，慌忙重新俯伏在地上，谢罪道：“臣弟闻太后此言惶恐之至！惭愧之至！”

张太后又道：“方才这位王爷说哀家阅历五朝政事，熟谙祖宗法度、朝廷典制，这话不假。哀家自洪武年间入宫以来，历经太祖、惠帝、成祖、仁宗、宣宗五朝，至今已四十一载。其间屡习祖宗成法，亲聆成祖皇帝、仁孝皇后教诲，又深得仁宗皇帝恩宠，被立为后，辅君佐政，中外政事莫不周知；主持后宫，立纲陈纪，母仪天下，将诸事安排得停停当当。后来又被尊为太后，辅佐我儿执掌朝政，自觉殚精竭虑，无愧于心。凡此种种，不过就是哀家每每临事，必依朝纲典章和祖宗法度以行，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于一步。今日这位王爷所提的垂帘问政，实在是违祖制，有违朝廷法度。倘若哀家行之，国家为祸不远矣！哀家也将有负于列祖列宗！至于说身体康健、精力充盈，其实不然，哀家老之已至，精力已大不如前。退一步言之，即就是青春回驻，再年轻几十岁，哀家也无垂帘问政的意思。”

张太后此言刚一说完，另一位王爷又出班奏道：“太后此言上顺天意，下承民心，本在情理中。但依儿臣之见，垂帘问政固然有违祖制，今日提出却事出有因。皇兄英年早逝，皇侄只有九龄。我中华乃泱泱大国，每日事务岂止万机！皇侄即位，理所当然，母后垂帘问政更是势之必然！”

众王爷齐声道：“太后……”

张太后见几位王爷三番五次地敦请她垂帘问政，不禁有点恼怒，她朝前一探身子，高声喝道：“尔等欲陷哀家于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乎？”

这一声倒也有些威严之势，殿内顿时鸦雀无声。张太后这句话刚一出口，连她自己也觉得有点过于严厉，于是又放缓语气道：“哀家明白你们的苦心，并无责怪你们的意思。然而临朝问政与劝谏辅佐毕竟是两回事。皇儿英明，生前也曾虑及此事，故而遗诏中

又云：‘国家重务禀白皇太后而后行。’这是将担子甩给了哀家啊。哀家今日当着各位王爷、国戚之面表明心迹：皇太孙即位之后，哀家一定按皇儿诏令，尽力助他，各位王爷都是皇太孙的长辈，又是朝廷重臣，匡扶社稷，助君理政更是责无旁贷！”

众人心悦诚服，齐声道：“谨遵太后懿旨。”

就在宣宗驾崩前数日，两位大内太监将一封十万火急的书信从京师飞马送到了湖南襄阳的襄王朱瞻璿府中。

襄王朱瞻璿接到宫内的紧急书信，立马展开读了起来。读罢，他神色慌张而又焦急地一边命王妃和女侍速速给他打点行装，说是一会儿就要启程去京师，一边令仆人立刻去唤亲朋好友速来王府商量事情。

不一会儿，襄王在襄阳的亲朋好友均已闻讯到齐。襄王一开口就焦急地道：“顷接母后急札，称皇兄病势万分沉重，令本王速去京师探视。吾已决计北上，即刻启程，特意请诸位亲友来府，就此话别。”

一位宾客读完太后的信札后道：“皇太后此时急召殿下进京，必有为难之事。”

另一位亲友困惑地问道：“皇太后在信中明明写着是召襄王前去探视皇上，汝又为何称必有为难之事？”

那宾客道：“诚如太后信中所言，诸位请听：‘皇兄病势万分沉重，太医已无力回天，不敢用药；严令之，仅敷衍其事而已。母心如焚。望皇儿速速来京探视……’所以，为殿下计，北上一事还需斟酌。”

襄王一听此话，急忙问道：“还需斟酌？先生此话何意？不妨明言。”

那宾客又道：“宫廷高深，非寻常人家可比。历朝宫廷之争，多为神器属谁而起。而宫廷一旦有事，外藩进京者，必假探视之名，

其实探视是假，窥视神器是真。今皇上病势万分沉重，太医尚且不敢用药，其病情之凶险可想而知；而太子年方九龄，太后急召殿下赴京，莫非太后有意……”

襄王听这位宾客说到这里，已经听明白了他这番话的意思，不容思考，连忙打断了宾客的话，道：“先生何出此言？本王心中惶恐万分。”

那宾客又正色地劝道：“襄王殿下贤明而友善，庄敬而大度，一向众口皆碑。在下久已闻之，故而方肯讲出此言。在下为国家社稷计，倘若宫廷有事，诸王贤而长者，莫如殿下。倘若皇太后有意……”

襄王见这位宾客已将那层窗户纸捅破，顿时焦躁起来，大声道：“先生毋复再言！”

那宾客并不顾忌襄王发不发怒，立起身来朝襄王一揖，又道：“殿下暂且息怒。吾为汝之至友，方能如此为汝计算。试听在下之言有无几分道理？君子识大体，顾大局，承天命，顺民意，取应取之物，做应做之事，天下人不曰无义。今国家有难，殿下理应忧国忘身，舍生取义……”

襄王大怒，拂袖欲进内室，边走边道：“莫说皇上犹在，就是一旦仙逝，本王也绝不听从汝言！”

那宾客听了襄王这句话，无可奈何地仰头长叹了一声，又见襄王气极欲进内室，便抢前几步，追上去又抛出一言道：“即便如此，殿下还是不能北上。”

襄王听了这话又停住了脚步，回过头来又问道：“何故不能北上？”

那宾客道：“殿下若无意京师问鼎，可致书问候，何必亲赴京师？当此微妙敏感之时，外藩诸王皆坐待封地，静观事变，实为避嫌免祸也，殿下何故自己引火烧身？”

襄王暴躁地顿足道：“皇太后召见，本王岂能不往？本王问心

无愧，何惧之有？”……

隔着幔帐，可以隐约看见大床上犹自酣睡的太子。幔帐前面，一群太监、宫女各自手捧衣帽、朝靴及铜盆等洗漱用具，焦急地站立在床周围。

这时，又有几位太监急匆匆地走进殿来。为首的那位太监四十岁左右年纪，个子中等，圆脸盘，长得白白净净，虽则慈眉善目、满脸堆笑，却也掩饰不住他那一身的阴险、矜持、骄横之气。此人乃宫中赫赫有名的大太监——局郎王振。

王振乃山西蔚州人氏。年幼时就进入内宫内书堂。因他狡黠多智，极擅察言观色，加之巧舌如簧，媚态天成，深得帝后恩宠。仁宗为东宫太子时他就服侍于东宫，博得了仁宗及皇后的欢心，在宫中已经有了微权，大小太监均得听命于他。后来他又侍奉现在的太子朱祁镇，运用种种伎俩，哄得这位小太子言听计从，不可离他于须臾。

众太监、宫女见王振走进宫来，连忙一边往后退，一边施礼不迭：“王公公。”

王振连看也不看他们一眼，直着脖子径直走进外间，环顾四周，见太子仍未起床，登时拉下脸来，低声斥责道：“一个时辰以前，咱家就命尔等唤醒太子，服侍太子整衣、洗漱，为何此时太子尚未起身？”

太监道：“……”

王振声色俱厉地又道：“无用的混账东西！误了大事，看尔等有几颗脑袋！”

或许是王振说这几句话时声音稍微大了些，太子在床上翻了个身，又轻轻哼了几声，终于睁开了双眼。王振见太子醒了，一努嘴，宫人们知趣地掀起了幔帐。王振走到太子床前，俯下身去，细声款语地问道：“太子晚间睡得可好？”

太子打了一个哈欠，伸了伸懒腰，又揉了揉眼睛，这才嘟着嘴说：“好什么好！昨天夜里三更天才让我睡，刚合上眼，又是这个叫、那儿喊的！烦死了！”

宫人们一看太子起身，急忙拥上前来，手忙脚乱地替太子更衣、洗漱。王振焦急地在地上踱来踱去。好不容易等到太子梳洗完毕，王振朝太监、宫人们一挥手，那班人唯唯诺诺地退了下去。他急步走到太子床前，扶着太子下了地，又扶着他坐到外间的坐榻上。

“这么早，什么事？”太子的睡意显然仍未完全褪去，满脸不高兴地问。

王振满脸堆笑，一躬身，道：“奴才方才得报，说今早天尚未亮，大臣们就聚集在乾清宫宫外，等候皇太后召见，而皇太后宫里的灯火，可是彻夜未息啊……”

太子似乎对王振所说的事情不感兴趣，他接过宫女献上的茶碗，呷了一口茶，不耐烦地道：“什么息不息的，关我什么事？”

王振仍然不紧不慢地道：“奴才揣想，打从先皇驾崩以来，这国家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嗣立何人为君了。这才十几天工夫，奴才已经听到了种种传言……”

太子手捧着茶碗，听到这里，下意识地抬起头来望了王振一眼。王振以为太子对这些传言感兴趣，又接着道：“传说有人进言，请皇太后垂帘问政。还有人传言，皇太后已经取襄国金符入内，打算立襄王爷为帝呢……”

太子一听王振这话，一下子耍开了小孩子脾气，重重地将茶碗蹾到案几上，连连挥手，又用双手捂住耳朵，嘟囔着道：“不听、不听、不听！都说了多少遍了！谁爱当皇帝，谁就当去！我才懒得管这些闲事呢！”

王振被太子的这句话噎得半晌说不出话来。他擦了擦额头上急出的汗水，呆呆地望了望太子，又堆起笑脸来道：

“皇帝乃万乘之尊，富有四海，囊括宇内，受天下人景仰。多少人梦寐以求。太子乃当今储君，先皇驾崩，理应太子嗣位，岂能……”

太子猛地一下立起身来，一把推倒了案几上的茶碗，边顿足边怒声道：“嗣位、嗣位！尔就知道要我嗣位！皇帝有什么好当的？！又要起得早！又要操心！又要受人摆布！我就不想当这个皇帝！偏不！”

这一声犹如一盆冷水兜头浇到了王振身上，使他多年来的梦想之火顷刻间灰飞烟灭。王振对于主荣奴贵的道理是再清楚不过的。他将他的权势、财帛统统寄托在当今太子嗣立皇位上面。太子的话对他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岂能眼睁睁地看着即将到手的权势、尊贵、财富落到别人之手？！他必须力争！必须拼死一搏！于是他号啕大哭着，用膝盖匍匐前行到刚满九岁的太子脚下，扯起太子的袍角，仰起头来，顾不得泉涌般的泪水和鼻涕糊满面颊，哀鸣道：“太子！殿下！小祖宗……”

俗话说：“黄金黑人心，泪水软人心。”九岁的皇太子哪里见过这番情景？从他记事那时起，王振就服侍他，递茶进膳，嘘寒问暖。他有时使性儿骂他、唾他、打他，王振总是一脸的笑意，事事顺着他，从不恼怒。说真的，如今他还真离不开这个可恨又可亲的王振了。

“殿下，殿下，奴才惹殿下生气，奴才罪该万死！”王振见太子的脸色好转过来了，暗自思谋着火候已到，连忙磕头如捣蒜，又伸出巴掌来左右轮番打自己的耳光。

太子弯下腰去，拉了拉王振的衣袖，心有不忍地道：

“王先生不必如此，不必如此！本太子听你的就是了，听你的就是了！”

王振这才破涕为笑，立起身来，与太子密谋起来……

此时在紫禁城乾清宫，张太后与皇亲国戚们仍在商议立君之事。

张太后道：“皇太孙即位之后，还必须挑选几位忠直干练、德高望重的大臣辅佐皇太孙。各位王爷在朝日久，想必熟悉那些大臣们的情况，可与哀家举荐几位。”

众人叽叽喳喳地低声议论了一阵，其中一位国戚站出来奏道：“启禀太后，微臣近日听到外间传言，说皇太后已取襄国全符在手，不久将立襄王瞻璿为帝。而襄王数日前也已自湖南襄阳赶赴京师。微臣从朝纲大义出发，以为此议甚为不妥，打算当面奉劝襄王力拒此议，退避三舍。想不到两次登襄王下榻处造访，襄王竟托病不出……”

张太后听了这位国戚之话插言道：“瞻璿儿奉哀家之命赶来京师探视皇上病情，不料染疾，数日来静卧床榻，滴水未进，非托病不出。”

那国戚听了这话又道：“既然如此，是微臣错怪襄王爷了。今日微臣当面聆听皇太后教诲，知悉皇太后立东宫太子为新君之意已决，皇太孙即将即位，名分已定，此传言不攻而自破，真可谓国家幸甚、社稷幸甚。然襄王爷一贯庄敬有贤声，群臣钦服，加之年富力强，实为社稷之肱股，不为人主，或可辅君？古人云：‘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微臣今日力荐襄王，恳请皇太后令其入阁辅君。”

听到此言，张太后刚刚舒展了一点的眉头又拧到了一起，她沉吟半晌之后道：“襄王素有贤名，哀家为其生身亲母，岂能不闻？然则他却不能入阁！”

众人听了张太后这话十分惊诧。那位进言的国戚连忙问道：“这是为何？”

张太后神情庄重、语气坚定地道：“日前宫外已有传言，诚如汝言。今日若再令襄王入阁辅君，与哀家垂帘听政有何不同？岂非自入奸人彀中？俗云：‘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襄王既为皇亲，